

沈太慧

陈全荣 杨志杰 编

文艺论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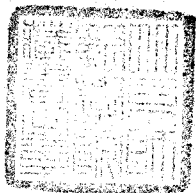
1979

1983

黄河文艺出版社

文艺论争集

沈太慧 陈全荣 杨志杰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3759

1023759

1979—1983
文 艺 论 争 集

沈大慧 陈全荣 杨志杰编

责任编辑：郭瑞三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25 印张 581 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20册

统一书号10385·3定价4.35元

编辑 凡 例

一、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近年来文艺领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以及现代派等问题论争的情况，我们选编了这本资料集。本书收录范围限于1979至1983年11月公开发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的文章。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其他有关文章拟另行汇编。胡乔木同志的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的时间虽然不在这个时间范围以内，但它对我们认识论争的这些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特以收了进来。

二、文章编排顺序，除收在本书最前面中央领导同志的四篇指导性文章以外，其余基本上按问题提出和文章发表先后分类排列；每一类文章，争论的双方除按文章发表先后为序外，并将观点相同或相近的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串连在一起。

三、由于篇幅、时间和水平所限，我们选编的对象限于文学方面，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文章，未能收录。即便如此，我们的选编工作也肯定会有疏漏和失当之处，衷心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四、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卫建林同志、本所蒋守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本所资料室朱建新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编辑凡例

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 (1)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	胡乔木 (39)
当前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	贺敬之 (44)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胡乔木 (50)
-------------------	------------

*

*

*

扯“淡”	沙叶新 (103)
------------	-------------

怎样评价“剧本创作座谈会”？

——读沙叶新的《扯“淡”》想到的 ……杜高 陈刚 (109)

从两个剧本看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陈 涌 (117)
------------------------	-------------

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

——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127)

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唐 因 唐达成 (139)
------------------	-----------------

关于《苦恋》的通信

——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 ……白 桦 (153)

人是目的，人是中心	刘宾雁 (158)
-----------------	-------------

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王若水 (170)

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

——对三年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思考俞建章 (179)

《人啊，人！》后记戴厚英 (204)

索性招惹它一回张笑天 (213)

附：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

——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 ...张笑天 (217)

异化论质疑

——也谈异化论与当前文艺创作计永佑 (224)

文学表现人性的几个问题刘建军 (243)

探求者的得与失张毓茂 (255)

——张笑天创作刍议

略谈《人啊，人！》的得与失乔山 俞起 (273)

大胆和可贵的尝试

——评《啊，人……》王若望 (284)

“人性”在向什么“挑战”

——略评小说《啊，人……》及其评论张履岳 (291)

谈《晚霞消失的时候》创作上的得失叶 櫓 (299)

评《春天的童话》的错误倾向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易 淮 (307)

是强者还是懦夫

——评《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思想倾向唐 擎 (317)

从朦胧到晦涩青 扬 (329)

古怪诗论质疑丁 力 (334)

首先应让人看得懂艾 青 (339)

朦胧诗的命运李丛中 (340)

在新的崛起面前谢 冕 (361)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孙绍振 (365)

崛起的诗群

——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徐敬亚 (373)

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

——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 ...徐敬亚 (405)

通往成熟的道路谢 冕 (411)

诗歌评论要进行真理标准的补课

——读谢冕同志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失去了

平静以后》宋 垒 (425)

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程代熙 (436)

——与孙绍振同志商榷

读《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后洁 汎 (450)

评一种现代诗论杨匡汉 (456)

论一种艺术思潮洪 明 (465)

发展还是排斥

——就现实主义问题与徐敬亚同志商榷缪俊杰 (488)

我们应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同徐敬亚同志讨论几个问题晓 雪 (502)

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

——与谢冕同志商榷张思和 (519)

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王 蒙 (525)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序叶君健 (531)

现实主义的局限和现代主义的崛起

——关于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的探讨……毛时安（537）

现代化与现代派……徐 迟（552）

致高行健的信……王 蒙（557）

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冯骥才给李陀的信……冯骥才（562）

“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

——李陀给刘心武的信……李 陀（569）

需要冷静地思考

——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刘心武（575）

论“各式各样的小说”……李 陀（581）

答友人书

——漫谈当前文艺工作……夏 衍（601）

不能如此轻率地批评恩格斯

——读一篇论文的感想……程代熙（620）

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

——再论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徐俊西（629）

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尹明耀（639）

也谈我国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张明廉（649）

《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理 迪（658）

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辩难……刘锡诚（668）

文学的提高和现代主义的呼声……关 林（683）

评一种“新”的“小说学”……张德林（690）

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

——“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严家炎（698）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后……王先霭（707）

关于现代派的两个问题

- 与尹明耀同志商榷 文致和 (718)
- 也谈现代派文学 陈 桑 (726)
- 打破传统手法 李 陀 (745)
- 新艺术手法和固有的文学观念 李国涛 (748)
- 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 王元化 (756)
-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卫建林 (767)
- 关于文学创新问题的思考 缪俊杰 (776)
- 也谈技巧与文学观念的革新 朱 晶 (790)

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十三日）

胡 耀 邦

同志们：

我讲点意见，不是什么指示。意见和指示不同。指示是要照办的，意见是可以商量、讨论的。为什么瞎指挥老是纠正不了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些同志把意见同指示混为一谈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商量、讨论，逐步求得一致，加以解决，不能采取随便下指示的办法。

我讲八条意见。

第一，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和希望

这个会叫剧本创作座谈会，是第四次文代会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党中央认为，第四次文代会具有重大意义，明确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文代会未开完时，中央就知道会上对有些问题议论纷纷。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文艺工作的历史、方针和文代会的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一个是对当前一些作品有不同意见。议论纷纷没有什么不好，往往可以

促使我们大家开动脑筋想问题。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应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继续讨论，在文艺实践中逐步求得解决。但是直接关系文艺事业发展的全局的、重大的方针性问题，没有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看法，就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文代会闭幕之前，我们和周扬同志、朱穆之同志等一起商量过两条办法：

一条是用中央名义批发一个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这个文件明确地肯定第四次文代会是开得好的，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祝辞，提出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正确地分析和估计了文艺队伍的状况，进一步解决了文艺和人民、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文件充分肯定了三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作出了贡献，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这是很高的评价啊！文件还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最近，文艺界还有个别同志讲什么“缺乏安全感”。我不赞成这个话。坚定地执行“双百”方针，党中央反反复复讲了多少次。三年来，有没有打棍子的现象呢？不是说个别地方没有这种现象，也不是说没有人想打棍子，但中央没有这样搞，而且不赞成这样搞。这个态度很明确。个别地方有些争论，关系搞得比较僵。岂止对一些文艺作品，对宣传工作，对许多学术理论问题，不同意见也不少。难道有些争论，有些意见，就能说没有安全感吗？这个话不太妥当，因为不符合事实。文件再一次肯定了、明确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针，这就是第三条讲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

导决不应违背客观规律，凭个人意志独断专行。文件对文艺的重要性和当前的任务，对创作方向，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希望文艺界的全体同志都要认真地、反复地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至于党员，则必须坚决执行，因为共产党人要照党中央的决定办。

另一条是，对于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几个作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觉得，用中央发通知做结论的办法不妥当，延长文代会开会时间的办法也不好。因此我们商量，最好开一个座谈会，请一些同志来交换意见。我曾经主张去年十二月开。周扬同志提议多准备一下，过了年再开。所以说，酝酿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时间是很久了。我们希望座谈会的内容不限于剧本创作的问题，而是能够对文艺创作上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流一下看法。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这就是我们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和希望。

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我不大清楚。贺敬之同志说，大家反映开得是不错的，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对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有的同志说，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了。这当然很好。没有完全求得一致的看法也不要紧。思想问题一个时期统一不了，天垮不下来。积三十年之经验，思想问题可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我们力求统一思想，但一下子统一不了，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急，往往出乱子。还是中央文件上讲的，对文艺上有争论的问题，应当经过自由的充分的讨论，并且要在实践中求得解决。有时候表面看起来统一了，明确了，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又不明确了，不统一了。同时实践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文艺战线上的思想认识问题，也象其他领域的思想认识问题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从不统一到统一，再到不

统一，再到新的统一；从不明确到明确，再到不明确，再到更明确。由不统一、不一致，在实践过程中，经过讨论，认识不断深化，比较统一了，比较一致了，再往前又不统一，又不一致，然后又统一，又一致了。这个过程循环往复，逐渐使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就是思想发展的规律。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要懂得这个规律。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愈来愈向前进。一方面，认识有一个从不统一到统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着急；另一方面，事物总是朝前发展的，向上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是乐观的。我们解决文艺上的思想认识问题，一不着急，要充分说道理；二要乐观，要坚信真理愈辩愈明。因此，共产党人决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决不应该放弃自己推进事物发展的责任。就文艺事业来说，应按照它的客观规律，积极而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一条应不应该成为我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领导文艺工作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请同志们考虑。

第二，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我们党历来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开宗明义，头三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话看起来似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民主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党近六十年来经验都说明，正确分清敌我，善于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对敌我友分得清楚，革命就胜利，我们的事业就蓬蓬勃勃地发展；什么时候没有

分清敌我友，革命就受挫折，我们的事业就受损失。政治路线上有这个问题，外交路线上有这个问题，宣传工作上就有这个问题，文艺创作上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党的经验又说明，真正善于分清敌我友，正确地处理敌我关系，说起来很简单，很普通，做起来实在不容易。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但是就是他老人家，也不是始终如一地都处理得很好的，有时，特别是晚年，有些问题也没有分析清楚，没有真正分清敌我，没有完全处理好。那么，我们每个同志，在这类问题上就能保证永远不犯错误吗？拿我来说，在分清敌我的问题上也犯过错误。我们全党全国各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犯过一点错误的人，恐怕极少。正确区分敌我友，不是单靠书本知识或几条杠杠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经过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的材料。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敌人、朋友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也是有所不同的。我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可以减轻或者推卸领导者的责任。应该说，如果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后果是严重的。我只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谁都难于完全避免犯错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努力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严重地颠倒敌我关系的错误。

现在，我们同心同德搞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存在分清敌我的问题了呢？我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的仍然有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宣传方面，在文艺创作方面，有没有分不清敌我的现象呢？应该说是有的。比如，有没有把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当作好人的呢？有的。再比如，有没有把犯了错误的自己人，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来对待呢？也有的。在国际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况。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对各种人要能恰当地分清敌

我友，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件困难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当，是随时都可能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样不要忘记善于分清两类矛盾。不管哪位同志，都要注意这个根本问题。

我想着重讲一讲如何看待自己。我这里不是指作为我们个人的自己，而是指广义的自己，指敌方、我方的自己。

第一，如何看待领导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呢？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怎么不是自己的呢！我们的党是不是真正伟大、真正可爱的呢？我们的党确实犯过错误，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有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的党确有不少党员不够格，有极少数甚至很坏。总之，第一犯过错误，第二存在问题，第三确有党员不够格，某些人确实很坏。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总得肯定这样两条：第一条，如果没有我们党，中国革命能不能成功？中国人民的翻身，新中国的出现，没有我们这个党是办不到的。哪个党、哪个派都没有把旧中国变成新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革命搞成了。第二条，谁能领导我国人民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能靠别的人，不能靠别的党，只能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邓小平同志最近又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每个同志，包括文艺界的同志，对党的认识，要有这么个前提。我们希望一定要正确地对待这个党，这个党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总还是伟大的，可爱的。

第二，如何正确地看待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真正有优越性？我们应该不应该引以自豪？这也是所有同志都要明确的问题。我们的国家生产那么落后，文化那么落后，三十年来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快，什么原因

呢？我看第一条是历史原因，就是说，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底子太薄，负担太重。第二条，林彪、“四人帮”十年来的破坏和动乱。第三条，我们政策上的问题。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光这样说还不完全。我们有些政策长期不大对头。有些政策，在林彪、“四人帮”当权以前就有不对头的、“左”的东西。第四条，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搞生产的经验不足，不懂或不大懂经济规律，现代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懂得不多。第五条，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比如搞按劳分配，搞奖金，究竟怎么办？摸了两年还没摸清楚。我们国家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不承认这一点，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是有一条我们比谁都优越，就是我们铲除了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吃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我们完全应该因此而感到自豪。我们有的同志恰恰忘记了、忽视了这个最根本的事实。假使我们看看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好的影片、小说，不是单从形式上看，而是从实质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些影片、小说好就好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本质。我很少看电影，举不出特别好的片子来。《百万英镑》就不错吧，还有《流浪者》，都反映了这一点。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废除了剥削制度，结束了受压迫、受侮辱、受歧视的局面，请同志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一条。有许多青年同志不懂，这也难怪。我们的老工人、老农民、老教授、老科学家、老文化人懂，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夏衍同志，感受就很深刻。还有在座的曹禺同志，他的《雷雨》、《日出》，都反映了这一点。这方面，我们要反复地宣传。自然，宣传的方法要实事求是、讲道理、讲历史，不要搞公式化、概念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宣传新旧中国制度上的根本不同，就是揭示历史的真理。真理不怕千百次重复，这是列宁讲过的。

第三，如何看待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说是“臭老九”，使我们的脑力劳动者蒙受了一场冤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改过来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这是不成问题的。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理论战线、宣传战线、文艺战线的同志，千万不要忘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两条理由：第一，他们占我们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他们过去是革命的主力军，现在是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我们的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搞四化的主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宝贵的骨干力量。但我们的知识分子人太少了，只有两千多万。我们的体力劳动大军，还缺乏文化。我们过去提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话现在看来讲得太绝对了。知识分子应该向农民学习，这是对的；而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向脑力劳动者学习呢？相互学习嘛！不要认为体力劳动者不值得我们学习。相反，体力劳动者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比我们高明，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歌颂、表现他们。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泪痕》，我觉得在表现农村干部、表现农民方面做得很不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百分之九十粗手粗脚的普通工人、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人。在旧社会，进步的作家们还不能充分表现他们。我记得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还是一支没有发掘的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工人、农民的力量，已经和正在发掘和显示出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有责任把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情绪生动而准确地